

辭故生不善辨者何謂不善動與天逆靜
 與地反言傷人物默而害鬼之謂不善不
 善之人分道別德散朴澆醇變化文辭依
 義託仁設物符驗連以地天因主熊羆世
 俗所尊反指覆意逃實適名耀人寂泊感
 人無端廢直立偽務以諂君飾辭以愉其
 上朋黨以趨主心開知故之迹閉忠正之
 門操阿順之術以傾國家之權生息暴亂
 長育大姦天下上古世濁主昏壅蔽閉塞
 以之危亡者辯也辨者之不善是故聖人
 慎戒其始絕其末萌去辯去知去文去言
 虛靜柔弱玄默素真隱知藏善導以自然
 是非白黑昭如日月同異真偽如地如天
 空虛無積與物俱變是聖人無情也無為為之與
 物俱然畜之不盈散之未既包裹萬方傳
 者深思不見其緒辯者遠慮不聞其端施
 而不屈變化不窮終而復始大明若昏既
 以為人已愈佚盡以治人已益明既以生
 人已愈壽盡以教人已愈益所謂既以為
以與人己既陽且陰陰而又陽天之利而

不害與天地同生而不殺與神明通建德
 流澤常處顯榮辭巧讓福歸於無名為而
 不恃與道俱行天道既利而不害聖人則
是則則天同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

聖主于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
 老子道德經句為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
 貢預太學弟子負得以齋心條慮恭讀聖作
 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
 千文猶為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
 德即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
 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其簡其
 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為之
 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己見不識道真
 言之迂踈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為抵牾
 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
 可與明焉恭惟
 皇帝陛下得一以為天下正抱一以為天下
 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
 之妙因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
 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
 備如易之有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
 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為不可既

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為謏謏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况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認難則固敢自後哉是用自仗而忘其言之不逮也臣江徽謹序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徽跋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

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為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為大未離其內

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圓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况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

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

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

修不因入而致於已取之而已矣豈他哉

哉揚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真心為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也自得而已則

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且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

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惟可修故擴四端

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

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末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

之末大道既隱而德又下衰散為百家之曲說蔽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徧不全不

粹道術於是為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清靜為宗以無

為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天地之全

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為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經如經星之經

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道德之常無以異此故謂之經焉觀其為書

該括衆妙廣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繁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